

□散 文

在时光的缝隙里过冬

鲍安顺

河流对岸，有一座村庄，还有一片马尾松林。

童年记忆里，冬天一片空白，清冷空气中，风冷飕飕的，习习逼人。那河水，退到了河心，显出来的河岸非常宽广，无数躺在河滩上的石头，在阳光下汇集，成了银色突兀的广场。石头下面，藏着某种诱惑，是童年寻找的乐趣，时光悠悠的往事回忆。那时，我与表妹携手，踩着快乐的步子，在冬天里欣喜玩乐，开心极了。

我们一起翻开石头，下面还有石头，一层层五花八门的，令人眼花缭乱。偶尔，能捡到透明的石英石，我们称它玛瑙，对着阳光一照，通透的视线那般宁静优美。多年后，我想起来，那种通明透彻，仍然让我的心头打颤。那时，表妹的目光也是透彻的，那诱人的亮光，在冬天里犹如一盏灯，让我看见了时光缝隙中，那童贞喜悦，在熠熠生辉，让我内心敞亮。

冬天，村庄老屋的墙缝隙，恍惚听

到昆虫在吱吱地叫，声音虚无，却又断断续续，像是惊喜，也像在叫着苦寒。我想，那墙中间，那缝隙的空间里，是昆虫的家，安了家的冬眠昆虫，并不甘于寂寞，它们偶尔在我的想象里叫起来，像在抵御天气寒冷的侵袭，也像在迸发激情，叫得沉默又欢乐。听着虚幻的虫鸣，望着表妹，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惊得天地摇撼，心情也荡漾开来。

马尾松林里，更是有趣，剥开树皮，可以发现树皮下隐藏着毛毛虫，后来才听说那是松毛虫。虫儿绒绒的，遍体的毛儿，一根根细细得让人清晰可见。表妹见我用手捉了一只松毛虫，她惊吓得大呼小叫起来，一边跺脚，一边鼠窜般逃得远远的。那情景，像中了邪一般，让我至今想起来，仍然忍俊不禁。然而，多年后的一个冬天，我偶尔看见表妹在村庄外的雪地里，幸福地投进了一个男人的怀中，那男人在我眼里，就像是一条松毛虫，让我狼狽逃离，整个身心像

被虫儿咬了，遍体鳞伤。

林间的松鼠，偶尔窜出来，一眨眼就不见了。那松鼠储藏的过冬食物，几乎都被塞到老树的缝隙里，只要剥开树皮，或者凿开一个小洞，就可以发现松籽、野果、花生、玉米，塞得满满的，无所没有，就是一个松鼠的大粮仓。那时，表妹不断地让我剥皮、开洞，找到了一个粮仓，她就尖叫着，乐得拍手称快，弄得我忍俊不禁。

为了阻止表妹无止境的要求，我一本正经地对表妹说，松林里有冬眠的狗熊，它在整个冬天不吃也不喝，醒来时只要用舌头舔舔熊掌，就不饿了。我还说，那熊掌老厉害了，一掌就可以扫掉人的头皮，还可以砸开一扇木板门。我继续嘘嘘地说，松林里还有蛇，它无处不在，窜出来就要咬伤人的。表妹听了，却并不害怕，她说，那熊和蛇都冬眠了，藏在冬天的缝隙里，不敢出来。

少女时的表妹，没有了童贞的快

乐，也没有了纯美的稚气，她在冬天雾霾的天气里，透过窗户看着村庄外的松林与河流，那被暖气熏染的玻璃缝隙中，出现了黑烟般的阴影，我似乎看见了，表妹脸上的忧郁，还有她内心深藏的伤痛，还有沉思。表妹说，空气污染了，那冬天的迷雾里，鸟儿还怎么过冬？我听了说，管他呢，冬天哪有鸟儿，它们都藏在窝里，岩石的缝隙间。

我老了，表妹也跟着老了。有一个冬天傍晚，在村庄里与表妹相叙，她痛苦地对我说，一到冬天，膝盖缝隙就会出奇地疼痛，感觉骨头里边，就像进风了似的，一蹲一起之间，膝盖里边就有咔嚓作响的声音。我一听，内心五味杂陈，感觉人在冬天里，生命的时光，就像一匹小白马，在细小的缝隙里快速跑过，那是“白驹过隙”的飞快流逝，在时光荏苒中，不知不觉，一点点地流逝。是呀，那人生冬天，也越来越近了，可是时光珍贵，仍要不负韶华。

□词

阮郎归五首

程永生

阮郎归·回家始觉痴

百花千草待春时，门前鹊踏枝。
钟情垂柳发还稀，唤君小步移。
春雨密，彩虹低，几行扑面诗。
流连忘返湿罗衣，回家始觉痴。

阮郎归·初春

寒梅迎雪放花时，春风上柳枝。
桃颜羞涩面如诗，蜜蜂怎敢迟？
烟漫漫，雾低低，小山披绿衣。
踏春男女一何痴，山盟付小溪。

阮郎归·回乡

梦方浓都便回乡，春潮涌大江。

打柴扛树度时光，插田犁地忙。
山雾短，晚霞长，何时返学堂？
忽闻高校又开张，最难别老娘！

阮郎归·写在节后返京之际

春风吹绿柳千行，淮南瑞雪扬。
探春娇杏正攀墙，返程高铁忙。
快买票，慢思量，行囊塞满箱。
似闻银杏温清香，白宫伴藕塘。

阮郎归·春雪

雪花飞舞下天庭，嗡嗡似有声。
夜深人静益峥嵘，雾凇厚几层？
天冷冷，雾蒙蒙，风声似古筝。
有灵松柏动诗情，轻歌唱不停！

□诗 歌

新日子(外三首)

正 行

翻日历，翻飞一树黄蝴蝶
纵横交错的脉络间
山巍峨，水欢畅，鸟唱蝉鸣
无须持叶铮铮发誓

岁月是棵银杏树
又会长出一树绿蝴蝶
闪光凝露的绿
将日子呈现一种新姿势
仰泳，抑或泅渡
都会在彼岸开出新花朵

在雪野里写诗

大雪隐匿了许多事物
蛰伏的花草虫鸟各怀心事
蛇蛙在洞里安眠
花草伪装枯萎逃避劫难

雪野是张硕大无边的白纸
阳光解冻心之秘密
我们写诗续暖
在寒风中播种春的信息

嫩芽从枯枝里突围
一夜春风便绿了梦的池塘
瑞雪兆丰年

大雪开始封堵门窗
雪白的村庄是座伊甸园

月亮照进炉房
外婆包的饺子飘着菜花香
大舅和表哥围炉温酒
我拿起毛笔开始描红
一笔一描在消寒图的字沟里
像耕田垄里开春的玉米

空椅子

这是父亲留下的一把空椅子
母亲坐在上面
把父亲的故事讲了三年八个月
每到哽咽时，就用泪圆场

如今，他们在山上续写新故事
妻子搬走空椅子
被我固执地留下来
此刻，冬阳正暖洋洋地
走进阳台，依旧携来几粒鸟鸣

仿佛母亲又在讲故事
我搬张矮凳坐过去
听得哽咽时，就坐上空椅子
抹着眼泪，喊几声娘

□诗 歌

小寒辞(外一首)

尚庆海

一年中
最寒冷的节气
在冷风和大雪的加持下
冻结了松软肥沃的土壤
封冻了深情歌唱的河流

我的村庄
固执地伫立在风口
不肯转一下身
似要用苍老的影子
来温暖融化一方泥土
而远在天涯的种子
又该如何播下

□诗 歌

散落的星群

石泽丰

在黑白交替的日夜之间
我们慢慢终老，在城乡的怀里
草木均以一秋之言 示着
来来往往的世人

回到老家，我
要把小鸟唤进丛林
让星群能找到地球的方向
且能照见
我母亲种过的菜园

当初，她把爱意搬进土地
长出过白菜、萝卜和大蒜
哪怕寒冬，它们
照样泛着浅浅的绿意

事隔多年，在靠天井的上方
记忆中的那轮圆月
今夜，被风带迷了路
散落的星群在找
我也在找



霞浦日出 杨祥旺 摄

柔川云海

陈焰 摄



□散 文

凝望深冬

和智楠

大寒过后，天气愈加寒冷，雪簌簌而下，萧杀清冽，一点点裸露出深冬的风骨。

没有哪一个季节像冬天这样静寂沉稳，也没有哪一个季节像冬天这样坦坦荡荡。尤其是深冬时节，当万物褪去缤纷色彩，尘世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已渐渐谢幕，生命便以最初的面貌，不动声色地传递出一种清灵的写意。

世界非黑即白，目光冷静，不疾不徐。天地变得简单，所有的繁复都归于平淡，万物被五光十色的外表掩盖的本质和灵性开始闪现，天地间一派寒意，悄无声息地透着深邃而又独特的气韵。

喜欢深冬，很大程度上是被这种繁华落尽后，生命展现出的纯粹与真实所

吸引。事实上，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历经三季轮回，一旦迈入深冬，便能更清楚地看见生活的本质，看见自己本来的面貌。

除此之外，深冬的辽远，开阔，一望无垠，同样涤荡着我的灵魂。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放眼望去，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这空旷，这广袤，这萧瑟，这虚无，似乎透着悲凉。可是悲凉不是悲伤，不是沮丧，展现出的是一种壮丽的悲怆之美！因为这是大地铅华洗尽的一种表白，是万物复苏前生命力的积蓄，有着别样动人的激越和别样动人的魅惑。

常有人抱怨深冬的严寒和冷酷，殊不知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有了深冬的严寒，才能体会到春风的温暖，才会迎来

百花争艳的春天。在人生的旅途中，也只有经历了深冬般的寒冷和严酷，才会有收获的喜悦和幸福的瞬间。

不是衰亡，更不是生命的终止。所谓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只是深冬的一个表象。深冬只是暂时收藏了色彩，给万物留出休养生息的间隙，能够与自己对视，与光阴对视，在苍凉和悲凉中深思，觉醒。在冷静的思考中展望未来，憧憬新生——要知道，深冬过去，春天，总会到来。

正因为如此，深冬不仅有寒冷肃杀，更有冬春之交的蓬勃温情，蕴含着万物复苏的激荡，迸发出能量的孕育与开始。

记得有一年深冬，在山间小住，大

雪纷飞，我一个人，独自信步雪中。天地沉寂，冬山悠远，满目萧条。万花纷谢，千树凋零后的深冬景象，静穆地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淡薄和不可思议的清远。

然而，寒到极处，春天反而近了，即使天寒地冻，万物隐退，深冬的每一个角落却都隐藏着希望。残枝之上隐藏着对花朵的期待，枯草底下隐藏着对绿色的向往，鸟羽之间隐藏着对春天的渴盼……

雪越下越大，站在风雪中，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深冬正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在我身上悄然推移，生根发芽。透过片片雪花勾勒出的茫茫冬色，我再次凝望深冬，最后锁进眼帘的，是冬意里那一片冷峻萧然的景致，与万物一起，静静等待着即将来临的春天。

顺 路

王继琼

大雨倾盆，马晓明刚开门，就见人跌跌撞撞朝他跑来。

“胡子叔，下大雨了，怎么也不拿把伞？”

男人用外套把一箱牛奶护住，笑咪咪地说先进屋。

“晓明呀！胡子叔不会说话，我就直说了哈。”刚坐下，马晓明的水都还没递给他，他便说：“我儿子，也就是你兄弟小初，今年该上初中了，成绩一般。但是我想给他找个好的学校，我知道你能办成这个事，你不是二中的校长嘛！在你这儿就是一句话。”

马晓明接水的手停在空中，缓了一下又才递给他：“叔，教育是公平的，小初弟弟的事情。你应该按照程序走，该在三中读就在三中读，遇到个好班主任，他如果愿意努力自然会考上好高中。”

“可是，我想让他读二中。”

“不能你想，要按政策走。”

“你可能还记得，那年你妈妈生病，我一个人把他从葫芦坡背下来，我虽不要你报答什么，我那是自己在给自己积德……”

胡子叔见人就说自己帮助过马晓明家，其中的意思大家都明白。这些年

马晓明对他们家也不错，逢年过节买礼物不算，平时胡子叔有需要出人出力，甚至是出钱的事他都一件不落。恩情自然报答不完，可是要量化，他报答的肯定比胡子叔帮他们家的要多。

“叔，这事我真办不到，现在招生都是教育局说了算。”

“你一个校长，这点顺路带的事都办不到？混得真差。”

马晓明不知道再说什么，胡子叔其实听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起身离开。在门口时候又转身说，既然是校长了，就要好好混，将来多为乡亲们做贡献。

有一句话到嘴边他也没说，“叔，有些事可为，有些事不可为。”

外面的雨越来越大，马晓明站在床边呆呆地看着窗外的雨。

下午上班，途经渝中巷。里面住有一个问题学生，父母都不在家，跟着奶奶租房在居民自建房顶层。对于上学，他自己觉得可有可无，暑假在砖厂赚了

几千块钱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读书。时常听老师说自己的工资三四千，他一个月就拿到了七千多。读书多的人还没有读书少的人赚钱多，为什么还要读书。他

陷入自己的死循环，无论老师怎么教育引导，他就一句话不再读书。由于还在义务教育阶段，始终无法剔除“学生”这个身份。又只能在家呆着，马晓明每天上班都会顺路喊上他，这段时间他能准时到校。

“马校长，您没有必要天天来喊，我能准时到校。”

马晓明习惯性地推开他的门，坐在门口板凳上。

“起来吧！徐扬扬，上学。”

“您能不能看看现在几点呀？”

马晓明这才想起自己没有午休，胡子叔的事情让他也睡不着。想着时间还早，就跟徐扬扬聊起天来。他用“您”这样的敬词称呼，马晓明打心底高兴。

“徐扬扬，你还是幸运。刚好和我住一条街上，否者我哪有时间天天来喊你。看你有所改变我非常欣慰。”

徐扬扬坐起来，笑着说：“这段时间你跟我聊了许多，我承认你说的那些并不能改变我。但是你顺路坚持喊我这事，确实让我愧疚，我才觉得要准时到校。您费心了。”

“就是顺路，顺带的事。”